

薛东林 著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越是艰险越向前，即便有一天倒下，老子也要成为一座碑，一面旗帜。在共和国初期的时空大转换中，他的从警生涯注定要充满传奇色彩……

群众出版社

薛东林 著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薛东林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14-4608-7

I. 我… I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260 号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著 者: 薛东林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薛冰焰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2.125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608-7/I · 1897
定 价: 2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六十年前
公而无私的公安卫士们

序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城。日升，日落，悄无声息，因为这只是时序更替而已。

东西南北中，芸芸众生挤满了这座无不透着现代气息的都市。站在墨绿色的紫金山顶俯瞰这个处在灿烂阳光中的都市，只见高楼耸立，直指苍穹。宽阔的马路和层层叠叠的立交桥上，是五颜六色形状不同的汽车，清脆的喇叭声是城市上空的主旋律。白云蓝天下，摩肩接踵的男男女女身着款式各异的服装徜徉在都市的人行道上，被一个个充满艺术韵味的橱窗中的展示品所吸引。朝朝暮暮，不断轮回，旭日升起又落下，随后五彩缤纷的路灯在浓浓暮霭中跳入眼帘，把整座城市照耀得流光溢彩。本地人、外地人，操着调声迥异、音量不一的方言，一张张愉快的严肃的沮丧的彷徨的脸。

这就是当今的金陵古城，它妩媚，它现代，富有魅力和活力，同时又无限自豪——舍我其谁？

但是，六十年前的这一天不是这样，不是，决不是这样，每一个当地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作证。

那时候的金陵城，阴霾刚刚被拂去，大江南北，城墙内外，到处是破败凋零的凄凉景象；那时候，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只有硝烟熏黑的残垣断壁，以及街垒、沙包、掩体和随处可见的战争废弃物；那时候，没有倜傥美貌的先生小姐，只有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逃荒者；那时候，枪炮声已经全部停止，街道上行驶的不是一辆接一辆的小轿车，而是偶尔穿街而过的黄包车和叮当作响的马车。也就是那个时候，若不是一面鲜红的战旗迎着冉冉旭日猎猎飘扬在总统府上空，向世人宣告一个独裁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我还以为在哪一座影视

WOMEN DE DUIWU XIANG TAIYANG

道场里，又有一个王朝戏剧性地坍塌倾覆呢。

的确，时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与愚昧，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

然而，独裁统治集团完败之后，那里却潜伏滞留了大批特务、武装匪特、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他们贼心不死，蠢蠢欲动，妄想重温旧梦；同时，惯匪恶霸、黄牛毒贩、蠢贼妓女、乞丐游民充斥于城市各个角落，一片乌烟瘴气……英勇的公安卫士们不畏艰难险阻，力破重重迷障，肃清敌对势力，清除社会渣滓，荡涤污泥浊水，改造旧世界，建立新秩序，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不懈。

于是，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一群人——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团队，有男有女，他们中没有演说家，而更多的是行动家，因为那时不需要空洞没边儿的演说，他们用娴熟而丰富的斗争经验，随时为荣誉而战。这肯定是一个故事，我申明：是一个很少有人听说过的故事，除非你也在那个时代。所以，现在的你也只应该把它当做故事来看。就算我给这个故事绘制了一个真实的背景，但我还是杜撰了很多很多的情节。叫人遗憾的是，我竟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亲手揭开所有的那些弥足珍贵且尘封久远泛了黄的卷宗——那里仍然有许多值得回味的记录。这个故事大多就地取材，有些故事好像就发生在紫金山脚下秦淮河两岸。那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城市，名人辈出，典故极多，叫人浮想和追忆。好在人们都熟悉那地方，不必径直写明，有关人物一般也隐去真名实姓，以便省却诸多麻烦。我横竖不过照葫芦画瓢，一时还没学会编故事的本事就是了。

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个故事，一个久远的故事。

只是自己，不想也不愿意如往常那样说：这，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我想，这个故事中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兴许有些没写出来，有些写出来了也许别人不理解。这些，恐怕都是有可能的吧。

此时此刻，我觉得是到了该给这个故事起一个名字的时候了，记得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雄纠纠气昂昂的《人民解放军军歌》里有一段歌词，其中耳熟能详的开头一句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那么，就让这个故事借用这段迫人奋发的歌词为名吧：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薛东林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目录

序	1
第一章 酒鬼局长解救人质	1
第二章 败落伪府挂牌接管	25
第三章 百步穿杨剿匪灭特	44
第四章 潜京一号连根拔掉	60
第五章 国军弃儿洗心革面	78
第六章 红灯熄灭停职反省	99
第七章 查禁鸦片毒枭受审	124
第八章 司徒大人一路好走	144
第九章 敌伪资产悉数征管	166
第十章 超人母亲罪责难逃	190
第十一章 信仰自由驱逐犹太	213
第十二章 奸淫焚尸法网无情	241
第十三章 狡兔三窟跨江捉拿	267
第十四章 魅影幽幽一朝现行	294
第十五章 喋血使馆千里擒凶	322
第十六章 警察职守忠于人民	350
尾 声	370

第一章 酒鬼局长 解救人质

一

1949年4月23日，天空晴朗。这儿离江北浦口还有一百多华里，赵大峻奉命紧随渡江大军过江，去接管已经获得新生的伪首府南京城的社会治安。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映衬着云翳将正前方的老山映上一抹血红的色彩。枪炮声已经停止，空气中还可以嗅到没散去的火药味，一条只有两辆马车宽的土石路上，弹坑累累，坑洼不平。人们显然还没顾及修复战争留下的伤痕。

赵大峻骑在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上，腰间别着一支勃朗宁手枪，脚蹬长筒皮靴，威风凛凛，身后跟着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他们犹如一支正在实施长途奔袭的骑兵分队，卷起一股黄尘风驰电掣般地由北向南疾驰，与推着独轮小车和挑着担子的支前民工擦肩而过。

并驾齐驱的政委孔正和他骑的那匹马一样喘着粗气，适时地建议道：“大峻啊，队伍能不能歇一下？这马不停蹄一路兼程，马受不了，人也受不了啊！”

赵大峻棱角分明的脸上，双目冷峻逼人，操着地道的东北口音：“奶妈个熊！歇啥歇？没那么脆弱吧，等到了地儿，你小子管一顿猪肉炖粉条，就算你的头功喽。”

孔正脸一拉：“你看你，又骂人了不是？猪肉炖粉条没问题，问题

是，临来前李部长跟你咋说的？现在不比打仗那会儿了，要以理服人，要文明待人，记得不？”

赵大峻侧下脑袋：“怨谁？谁愿意瞎折腾呀，要不是邱清泉那兔崽子临死前把蚌埠铁路桥给炸了，这津浦线上的火车还不一竿子插到底？同志哥，这可怨不着咱呀。”

孔正无奈，骑在马背上说话不得劲，气喘吁吁道：“你别打岔，待会儿进了城，皇城根儿还不得说咱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些粗坯子？到时候，看你脸面往哪儿搁！”他说完抬起头，两眼看向前方。

赵大峻嘿嘿一笑，捂住半边嘴说：“政委同志，有啥办法呢？爹妈给的，就这德行，想改也难喽。”说完，两腿一夹，策马扬鞭而去。

刚才孔正提到的李部长，就是早年被毛主席戏称为“共产党大特务”、被周副主席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那时，各级社会部除了治安保卫破案擒敌之外，随时还要参加一定规模的作战行动，所以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公安局一说是共和国建立后才定下来的，若不是国际接轨的需要，兴许那称呼会一直沿用下去哩。

赵大峻是不是骂人，只有他自个儿清楚，但在知情者看来：一句口头语，仅此而已。大家习以为常，要是没了，反倒少了一点儿杀气。做政委的孔正却不省心，时不时提点他两句——末了，也只能摇头随他去了。

其实，要说赵大峻是粗坯子，还真有些冤。二十岁那年，即“九·一八”前夕，东北局势吃紧，张家少帅府招募警卫，就是那种贴身的。他有胆有谋身怀“百步穿杨”绝技，被少帅看中。说起参加革命队伍的事，也纯属巧合。他入行不久，东北奉系军阀与苏联红军发生边境摩擦，少帅令他赶往前线督战，那哪儿是人家的对手呢？结果没几个回合，便连同残兵败将一起被人家俘虏了去。身负解放全人类革命重任的老毛子，当然懂得以夷制夷，遂将他送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洗脑子。两年之后，老毛子让他选择何去何从，他自然没话可说——当即投奔了延安，在李部长手下谋了份差事。鬼子败回东洋那一年，毛主席和老蒋坐

下来谈判，需要一名贴身警卫，周副主席亲自精选，既要会绝活又要有脑子见过大场面的，因为那可是深入虎穴决定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关头啊，选来选去，他成了百里挑一，荣幸之至地随他老人家去了趟陪都重庆。远的就不说了，看眼前，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自然要接手伪首府这个烂摊子，谁不知道江山易得治理难的道理？还是周副主席亲自点将，征得毛主席的批准，被委以接管伪首府城市治安的主将。在孔正那拨人眼里，这伙计致命的弱点是：身体力行，豪气冲天，却又总是便宜占尽。他祖上究竟积了多少德？也确实，人生能有几遭潇洒走一回？可赵大峻全摊上了，用后来他自个儿的话说：鄙人虽算不上根红苗正，却也是热血男儿啊。而眼下，他风采依旧——李部长的叮嘱还撂在北平没出门哩。赵大峻认为，几句口头语算个啥，纯属小节！

小节归小节，眼下得拿出点儿大仁大义才是！

确保古城治安迫在眉睫！不仅仅是新中国，全世界都在盯着金陵城！赵大峻作为主将，自然知道北平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召开，正在酝酿建立新中国，而接手金陵城，管好金陵城，则是它的必备基础。责任重于泰山啊！早在大部队渡江之前，中央及社会部已经作了周密安排：三野进城以后，抽调部分干部战士担当警察职责，未来南京局的处级部门首长按师职高配，科室团职，所队营职，在建制上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另有一支由总前委和华东局的接管干部组成的“金陵支队”，从合肥随后跟进。警力问题和业务骨干不用担心，此时此刻，赵大峻恨不得马上就进入战斗位置，与那个龌龊的混乱世界决一死战。

不用说，局长赵大峻和政委孔正便是正儿八经的正军职了。很遗憾，这顿猪肉炖粉条是没了吃了。赵大峻带着队伍奔到山顶时，夜色正浓，在明亮的月光下，放眼望去，一条泛着粼光的灰白色飘带横亘在远处的天际线下——那就是长江，队伍里一阵狂喜：古都金陵近在咫尺了！几天来的长途奔袭，眼瞅着就要熬到头了，他们没有驻足欣赏，而是星夜兼程地朝前面一道山梁奔去。

然而，意外总在关键时候发生。就在赵大峻拐过山梁一门心思赶路

WOMEN DE DUIWU XIANG TAIYANG

的时候，忽然，远处的山坳里传来“叭叭”两声枪响，那枪声刹那间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在茫茫的山谷里久久回荡。赵大峻一惊，低声骂了一句：“奶奶个熊！咋的了？”他猛勒缰绳，翻身下马，伸手做了一个疏散隐蔽的动作，队伍“唰——”向两边树林里隐去。

看那身手，孔正有点好笑，压低声音讥讽一句：“过了吧？这大老远的就把你吓成这样？”

赵大峻当然不会被枪声吓住，他习惯性地掏出不锈钢小酒壶，嘬了一大口，用手抹一下嘴唇说：“你不懂，这深更半夜，不会是打猎的，更不像走火，肯定有名堂！”

孔正轻蔑一笑：“就你懂？依咱之见，那枪声，不是小鬼子的三八大盖，也不是美国佬的汤姆枪，充其量是汉阳造，没啥力道。咋样？咱说得没错吧？”

赵大峻小声嘟哝：“废话，咱玩了二十年枪，这点道道听不出来？咱是说这枪声背后……”说着说着不耐烦了，“行……行了，岔哪儿去了？”

政委孔正休住嘴仗，转过脸去，注视着前方。他中等身材，体质不算太硬朗，总也晒不黑的脸上透着文绉绉的书生气。他比赵大峻小不了两岁，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是不多见的知识型干部。这一点，赵大峻对他是知根知底。在红军时期他就当了区苏维埃主席，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加强边区的保卫力量，调任保卫处副处长兼三边区保安司令，延安的许多保卫工作，他都参与过具体安排，要是坐下来论贡献也不亚于他赵大峻。孔正老成持重，办事谨慎周到，有策略，经验丰富，唯一不足：过于严谨，甚至有点迂腐，闲来无事好摆弄那只破口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又随中央机关进了城，为市社会部首任治安处长，可以说是城市公安保卫战线上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这次中央又将他俩捏合在一块儿，可谓文韬武略相得益彰。

此时，正如赵大峻猜测，这半道上还真有程咬金哩！

片刻工夫，一名前卫战士搀扶着一位老大爷步履蹒跚地走来。战士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见到赵大峻，松手往前跑了几步，两脚一磕：“报告局长，这位老大爷刚从村子里逃出来，有紧急情况报告。”说完转身，把老大爷让到赵大峻跟前。

赵大峻迎上前去，老大爷双腿欲跪，被赵大峻托住，尽力安慰道：“别紧张，大爷，慢慢说，我们是人民的队伍。”

老大爷姓王，六十多岁，两鬓斑白，嘴唇有点破裂，渗出一丝血迹。他定了定神，这才气喘吁吁地说：“长……长官，村……村里来了——一……一帮土匪，见……见财抢财，见女人抢女人。唉，大……大军都到南边去了，竟漏下了这帮狗崽子！”

赵大峻瞪起双眼：“狗娘养的！有多少人？”

王大爷回答：“黑压压的看不清，我估摸着，怎么也有五六十号。”

“这儿离村上有多远？”

王大爷转过身指了指：“三里地。”

赵大峻弯腰朝前挪动身体，来到一处山豁口，往山坳里望去，只见浓烟滚滚，火光燎原，几个黑影手持火把在房前来回晃动，整个村落湮没在火海中，猪叫，犬吠，妇女儿童的凄惨叫声一阵阵传来，让每一名公安战士撕心裂肺。

赵大峻左手紧扣马缰，右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手枪，面部肌肉在抽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明白，形势很严峻，一场恶战就要来临。赵大峻张口粗话：“狗日的，一帮蠢贼！”身子一侧，顺势拔出手枪，拇指拨开枪机，“传我的命令，警卫班跟我，带上老大爷，其余的人随政委，两侧迂回，分头并击，出其不意……别让这帮狗日的坏了咱的大事！”他没有商量的习惯，可今天不由自主地看了政委孔正一眼。

“慢！”孔正自然同意赵大峻的战斗部署，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于是，伸手拦住正欲进发的队伍说，“这黑灯瞎火的，一旦交上火，敌我不易分辨，弄不好会伤着自己人。大家在右胳膊扎上白毛巾。”

说的也是，可别小觑了这三十多人啊，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哪一个不是经过精挑细选？又有哪一个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这可是接管伪

WOMEN DE DUIWU XIANG TAIYANG

首都，领导古城金陵未来公安事业的核心力量啊，丢下一个都将是一种巨大损失。赵大峻点头表示同意：“照政委的话，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队伍顷刻群情振奋，纷纷从挎包上摘下毛巾，相互系扎起来。拉开枪栓，顶上了子弹，自动排成战斗队形。政委孔正不放心，上前替每个人紧紧了白毛巾。

少顷，赵大峻举起望远镜扫视了一下王家坳的地形，压低声音：“政委一队从右翼卡死村西头断其后路，随我一队自左翼出击，从东头攻击，动作要迅速，午夜之前，拿下这群蠢贼……通讯员去跟县里联系一下，争取援兵。”为确保此次行动的隐蔽性，他又指定两个战士留下看护战马，全体参与行动人员一律跑步行进。赵大峻望了一眼孔正，一挥手，“出发！”率先跳入林间小路。两路分兵，向老大爷指的方向猛扑过去。

约莫二十分钟，穿过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跨过山涧溪流，一座沸腾的村庄出现在眼前。赵大峻率领队伍悄悄地抵近了村外。

二

赵大峻没猜错，果然是一群蠢贼。魁首马福永，职业军人，身材结实，脸上带着国军惯有的神态：冷漠而严酷，一看便知是个党国的忠诚卫士。这小子从来就不曾有过弃暗投明的念头，不知好歹，分不清正义与邪恶。所以，自己的部队在淮海战场上被解放军打垮以后，他趁着夜幕独自逃了出来，一路收拢了六十多名被打散的溃兵，扯起“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江北支队大旗，自封为马司令。准确地说，这伙蠢贼不算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看，成分很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有穿长袍马褂的，还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穿家织土布对襟褂子的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日式的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步枪，甚至还有擗子和土造火枪。这副行头，正面作战不行，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遭殃了。马司令瞅准解放军大部队南下的空隙，肆意奸淫抢掠，着着实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实享受了几天美好时光。

这天傍晚，马司令带着队伍左躲右闪，也不知走了多少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休息。马司令倚在一棵小树上，掏出驳壳枪，习惯性地擦拭起来。驳壳枪已经有些年头了，木制枪柄上的横纹已经被手掌磨得光滑异常。马司令怎么也没想到，他继续革命的理想就要成为泡影了。

驴儿脸把盒子炮扒拉到后腰上，凑到马福永跟前建议道：“马司令，前面的王家坳，是不是再扫它一回？弟兄们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又累又乏啊。”

马福永直起身子，一副主宰世界的派头，撇撇嘴：“大前天不是过了一遍了吗？活儿还是不能太近了，养它一段时间，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毕竟正规军下来的，还有些正规化的念头，可是没法子，人心散了，队伍没法高标准严要求，就将就着过吧，于是几个月下来，竟也染上了土匪习气。

驴儿脸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干的就这活儿，不吃老百姓吃谁？驴儿脸近身一步：“司令，话虽这么说，可眼下最要紧的是，队伍缺了少人势单力薄啊。”

“爷们儿都跟共军跑了，哪还有壮丁可用？”

其实驴儿脸另有心思，他脸上露出淫色：“司令，没爷们儿不要紧，弄几个娘们儿也行呀，到时候伺候您不也多了点儿温柔不是？”

马福永全明白了：以贡为名，行私为实。他抬起耷拉下的眼皮骂骂咧咧：“你狗日的鸡巴头又痒痒了是吧？一天不尿他娘的一壶就烧得慌……我说你这几天咋就连路都走不动哩，瞧你这德行，一身的皮包骨头，就他娘的知道捣鼓娘们儿的大腿丫子。”

兴许被骂皮实了，驴儿脸没有回嘴的份儿，厚着脸皮说：“司令，三七年底，小日本谷寿夫师团杀进城里，占房圈地建了那么些慰安所，他娘的小鬼子一个挨一个还……排着队，系着裤子进，提溜着裤子出，为啥？不就是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嘛。你想，弟兄们跟您跋山涉水，图个

啥？犒劳一下也是应该的嘛，兴许也能信心倍增，继……续革命哩！再退一步说，眼见的好事儿，也不花一个子儿。”说话时有意识地给自己的语言增加点儿品位。

“哼——”马福永皱着眉头凝视驴儿脸，鼻孔出声，“你狗日的就不知道琢磨点别的？娘们儿要是不愿意，就属于强奸，强奸民女可是罪不容诛啊！”

驴儿脸身子往后一仰，舔舔干裂的厚嘴唇：“拉倒吧！司令，啥年头？你咋知道不愿意？要知道，那些娘们儿也是渴得慌啊，俩眼还不放着绿光个个憋着股劲儿，兴许比咱弟兄还猛呢！这可是做好事儿——救人于水火中啊。”

别说，思想工作还真有无穷说服力。马福永渐渐被驴儿脸撩起了性子，体内竟也一股热流暗暗涌动。他自然懂得驴儿脸的强盗逻辑。也是，老子今天落草为寇，都是他娘的共匪给逼的，何苦那么崇高呢？还是就坡下驴，送个顺水人情算了。但又想，马上应允了驴儿脸，似乎就少了些威严。于是他故作严肃，一撇嘴：“放你妈屁！你这是哪门子理儿？这样，传我的令，把乡亲们给我集中到打谷场上，一个不能少。本司令训话，顺便再填填肚子。”

驴儿脸欣喜若狂，拍着屁股跳了起来：“是，司令！您老先歇着，待我一切安排妥当，再请您出……出场。”他知道老少妇孺没有招架之力，便招呼喽啰们大摇大摆进了村。

这是一座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姓王，所以起名叫王家坳。三十多间草房倚山而建，一条土路从前村口贯穿到村后，这是唯一的路，若想到村后，只能从前村口进，穿过整个村子，除非对方是猴子，能攀绝壁才能绕到村后。老少几十口，与山外几乎隔绝，虽出门不便，但村上人也能过上安稳消停的日子。

王大爷家就在村口，三间联排草房，门开在中间的那间是堂屋，东西两侧住着两房媳妇。几个月前，解放大军抵近江北，两个儿子光荣参军，随部队打老蒋去了，丢下媳妇和孩子，陪着孤老头度日子。自从来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了反共救国军，王大爷就时时提防着，晚上用自己的破床抵门而睡，万一遇到情况也好有个回旋余地。想法很好，可真要遇上点事儿就不堪一击了。由于王家就在村口，回回遭难都是从他家开始，这一回也不例外。

这天晚上，王大爷刚躺下，迷迷糊糊还未睡实，便被一阵疯狂的敲门声给震醒了。还没容他起身，只听门板“哐”的一声，被踹开了。

最先露脸的是驴儿脸，他见破床挡住了门口的道，一来火，和另一个小土匪干脆将破板床掀进了堂屋里，他拍了拍手上灰，嘴里骂道：“老不死的东西，还有这么一手，不欢迎怎么的？”

王大爷被压在床下，爬不起来，脸和手被倒下的门板砸出了血。

驴儿脸见王大爷起不来，上前又踹了几脚床板，骂道：“老东西，装死啊，快给我爬起来！”

一个小土匪还算法灵，点着煤油灯，走上前去掀开床和门板，“老东西，起来，装死就没事啦？”

王大爷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没站稳又歪倒在地上。

驴儿脸抬腿照王大爷的屁股踢了一脚，啐了一口：“妈的，装熊是吧？共匪在的时候，他妈的比谁跑得都欢，现在怎么啦？不欢迎老子啊？”

王大爷艰难地爬起来，抹了一下嘴角流淌的血，挺直了身体，没说话，双眼怒视着驴儿脸。

驴儿脸平时也是横习惯了，见他宁死不屈的样子，抡起右手照着那张老脸就要扇过去。

“慢！”马福永喊道，一把抓住驴儿脸的胳膊，训斥了一句，“混账！”

驴儿脸转怒为笑：“嘿嘿，司令。”收回右胳膊。

马福永故作严肃道：“有你这样对待乡亲们的吗？都给我下去。”众土匪纷纷退到马福永的身后。

驴儿脸凑上来说：“司令，这老东西不识抬举，软的不吃吃硬的，